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课题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

|| 屯垦卷 ||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

|| 屯垦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屯垦卷 /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28-12115-1

I. 新… II. 新… III. ①新疆—地方史—文集 ②屯垦—农业史—新疆—文集 IV. K294.5-53 F3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031 号

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830001
印刷：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22.25
字数：368 千字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37.00 元

编者的话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对新疆历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疆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学术研究,而且对于提高各族人民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自觉性具有现实意义。

《新疆通史》是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是自治区文化建设的奠基工程。为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编写好《新疆通史》,我们从广大专家、学者发表的上万篇论文中,选出了 363 篇,编辑成册,分 13 卷 15 册出版,本卷为《屯垦卷》。

我们主要是从通史的角度来选编论文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论文选定以后,我们征求了作者的意见。除少数论文作者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补充外,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原文照录。

由于我们的水平、接触所限,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编者

2008 年 9 月

目 录

西汉西域渠犁屯田考论·····	李炳泉(1)
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	李炳泉(12)
西汉戊己校尉的名和实·····	贾丛江(25)
两汉西域屯田及其在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朱宏斌(39)
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	张德芳(50)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的水利开发·····	钮仲勋(65)
试论魏晋南北朝高昌屯田的渊源流变·····	李宝通(71)
汉唐时期西域屯垦与吐鲁番盆地的开发·····	殷 晴(84)
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的屯田·····	吴大旬(113)
从出土文书看唐代伊州的屯田管理·····	吴大旬(129)
唐代屯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李宝通(139)
关于元朝经营西域的几个问题·····	贾丛江(151)
元代东迁西域人屯田述论·····	马建春(164)
清代新疆屯垦方式重心的转移及其意义·····	华 立(179)
试论清代新疆兵屯的发展和演变·····	齐清顺(194)
论清朝后期的新疆屯田·····	齐清顺(205)
清代新疆的回屯·····	王希隆(218)
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民屯·····	徐伯夫(231)
十九世纪中叶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 ——兼论林则徐等人在新疆开发建设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	殷 晴(245)

国民政府三十年代西北开发中的垦殖业 蒋超群(264)

必须高度重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作用 朱培民(275)

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战略的伟大创举 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281)

毛泽东与当代新疆屯垦 王小平(287)

王震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295)

新疆兵团五十年的光辉历程 方英楷(306)

新疆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贡献 王小平(312)

试论兵团早期工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岳廷俊 李 刚(320)

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的历史回顾 姚 勇(326)

新时期党中央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和发展的关怀
..... 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335)

新疆兵团人口分布状况对小城镇建设影响问题初探
..... 周国胜 郑伟才 张平 沈鸿(343)

西汉西域渠犁屯田考论

李炳泉

渠犁是西汉在西域的重要屯田区之一。但由于史籍记载缺失,故几乎没有学者对渠犁屯田进行过专门研究,至多在总论西域屯田时有所涉及。可喜的是,最近公布的部分敦煌悬泉简为研究渠犁屯田的有关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用资料。本文拟结合史籍和这些汉简材料,对西汉在西域渠犁屯田的首开和重开时间、最大规模、职官设置及其作用和意义作一些初步探讨,错谬之处,尚望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一、渠犁屯田首开于汉武帝时

关于渠犁屯田的开始时间,史学界颇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渠犁屯田始于武帝时,具体有太初三年(前 102 年)^①、太初四年(前 101 年)^② 和天汉年间(前 100 年~前 97 年)^③ 等不同说法。还有的学者认为,渠犁屯田不始于武帝,应首开于昭帝始元年间(前 86 年~前 81 年)^④。以上诸说究竟哪一说更接近史实,需要辨析。为了论证方便,兹先引有关文献资料如下:

《史记·大宛列传》:

① 曾问吾:《前汉之经营西域》,载《中央大学半月刊》第 1 卷第 8 期,1930 年 2 月;另见《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50 页。陈慧生:《两汉屯田和统一新疆的关系》,《秦汉史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② 张春树:《试论汉武帝时屯田仓头(轮台)的问题》,载《大陆杂志》第 48 卷第 4 期,1974 年 4 月。马国荣:《浅谈汉代西域屯田》,《西域史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③ 施丁:《汉代轮台屯田的上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

④ 劳干:《汉代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上册,1956 年 12 月;另见《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局,1976 年,第 867~878 页。施之勉:《屯田轮台在昭帝时》,载《大陆杂志》第 49 卷第 1 期,1974 年 7 月。

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

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汉书·西域传上》：

自武帝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资治通鉴·汉纪十三》沿袭了《汉书·西域传上》的记载，认为“自大宛破，西域震惧，汉使西域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比较前两段文字可见，《史记·大宛列传》是班固撰述《汉书·西域传》的重要参考。但是，二者说法也有不同：前者仅提仑头屯田，而后者则并提轮台和渠犂屯田；前者是“仑头有田卒数百人”，而后者则是“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前者说西汉始屯田仑头时“置使者”，而后者说屯田轮台、渠犂时“置使者校尉”。“仑头”即“轮台”。从以上三点可见，《汉书·西域传》在记述仑头屯田时又补充了新的资料，特别是提到了渠犂屯田。施丁先生根据前两点不同认为，两者不是指的同一时间的事情，颇有见地。其实，后一点不同也很重要，它不仅说明以轮台为屯田中心在先，尔后又将屯田推及渠犂；而且说明轮台、渠犂均有屯田时，二者共置校尉领护，且很可能屯田重心已转移到了渠犂。有的学者认为，“使者校尉”是二职，即使者和校尉。其实不然。《史记》和两汉书中“使者校尉”虽仅此一见，但《大宛列传》载仑头（轮台）屯田时已设“使者”。“使者”应是“使者校尉”的略称。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云：“西域屯田之官皆为校尉。此秩尊，加使者以别之，亦称使者。《史记》置使者护田积粟是也。”可见，中华书局校点本《资治通鉴·汉纪十三》将“使者校尉”断为“使者、校尉”是不正确的。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下补注：“此据昭帝时言之。”按徐松所说，昭帝时轮台和渠犂均有屯田，并设使

者校尉领护。但渠犂屯田的时间上限在何时,仍是未知数。看来,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笔者认为,渠犂始开屯田在武帝时。其理由如下:

其一,《汉书》中有渠犂屯田在汉武帝时的较直接的证据。《汉书·西域传下》“渠犂”条载:“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汉书·郑吉传》也载:“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犂。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犂。”而有的学者认为,这两条史料和前引《汉书·西域传上》的史料一样,都是概括性语言,是西汉对西域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的追记,只能说明这些措施的先后顺序,但不能得出某项措施的具体时间。其实不然,《汉书·西域传下》“渠犂”条在“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之后,紧接着载:“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从这条完整资料来看,这里所记渠犂首开屯田的时间下限是较为明确的,就是“征和中”之前。^① 如果联系《汉书·郑吉传》“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犂”的记载来看,渠犂始开屯田就在汉武帝太初四年(前 101 年)至“征和中”这个时间范围内。征和共四年,“征和中”当为征和二年或三年(前 91 年~前 90 年)。

其二,自李广利伐大宛胜利之后,渠犂一带具有驻军屯田的有利形势。早在元封三年(前 108 年),汉朝为了打通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派大将赵破奴率属国骑和郡兵数万人进攻姑师,又派王恢率轻骑七百先驰至楼兰,俘楼兰王。之后,又大兵北上,攻破车师,对西域各国弃匈从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元封六年(前 105 年),乌孙慑于汉在西域的威势,派使者向汉求亲,汉将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作为公主嫁给乌孙王,乌孙王以她为右夫人。至此,汉朝与乌孙结成了初步的政治联盟。太初元年(前 104 年),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削弱匈奴在西域的影响,增强汉在西域的威望,派李广利西征大宛。但出师不利,李广利率残兵退至敦煌。太初三年(前 102 年),李广利在汉武帝的严责下二次征大宛,在途中屠轮台。次年(前 101 年),大败大宛,大宛被迫求和,汉与之结盟。至此,汉王朝连续四年征大宛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盐铁论·西域篇》载,汉破大宛后,“匈奴失魄,奔走遁逃,虽未尽服,远处寒苦硗确之地”,而“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汉书·李广利传》也载:“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据《汉书·武帝

^① 施丁先生已指出这一点,说见《汉代轮台屯田的上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

纪》，天汉二年（前 99 年）“渠犂六国使献”。可见，《西域传》所载“自贰师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并非虚语。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至“征和中”，渠犂周围的小国以亲汉者为多，汉在此时“初置校尉，屯田渠犂”是具有有利的外部环境的。

其三，屯田渠犂是汉武帝进一步把在西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的重要举措，符合汉武帝征和四年（即武帝下“罪己诏”之年）以前统一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图。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便开始着手统一西域。元狩二年（前 121 年），汉取得了河西。元鼎年间（前 116 年～前 105 年），又在河西走廊设郡，目的之一就是打通“通西北国”之路。同时，又发兵征服了今青海境内的羌人，不仅断绝了它们和匈奴的联系，而且也统一西域扫除了障碍。元封三年（前 108 年）以后，汉破楼兰、姑师，联乌孙，伐大宛，直接对西域发起了攻势。汉伐宛成功后，不仅在敦煌地设酒泉都尉，而且“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渠犂屯田正是以上这些措施的继续，是征和四年以前汉武帝经略西域的重要步骤。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渠犂始开屯田在武帝太初四年（前 101 年）至征和二年或三年（前 91 年或前 90 年）之间。至于究竟是在太初四年至征和的哪一年，目前尚难断定。

渠犂屯田虽始于武帝时，但就在武帝征和末年有过中断。其理由有二：（一）《汉书·西域传》载，元凤年间（前 80 年～前 75 年），昭帝“用桑弘羊前议，以扞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屯轮台”。这条材料说明，昭帝元凤年间以前的一段时间轮台屯田已经停止，要不然就不会再设校尉了。不久，轮台屯田又因太子赖丹被龟兹王杀害而作罢。从“轮台与渠犂地皆相连”和两地曾共设使者校尉的情况看，当时渠犂屯田也当停止。（二）征和四年（前 89 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上奏武帝，建议“屯田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犂”一带。他的具体设想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就蓄积为本，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①从这段记载来看，桑弘羊提出的是一个有关渠犂屯田的宏伟计划，即先派士卒进行军屯；至“田一岁，有积谷”后，再大量移民实行民屯；最终达到“威西国，辅乌孙”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田一岁，有积谷”这句话，仔细分析可见，武帝征和四年（前 89 年）时，此地已无屯田士卒，当然也就没有屯

① 《汉书·西域传下》“渠犂”条。

田。如果此时轮台、渠犂一带仍在屯田的话,那桑弘羊就不会建议先进行军屯,等“田一岁,有积谷”后才实行民屯,而应是建议立即实行民屯。武帝没有批准这一计划。武帝在分析轮台以东屯田的可行性时,也没有提渠犂已有士卒屯田,而是认为“轮台及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从以上可见,渠犂屯田在武帝征和四年或前一年就停止了,且在整个昭帝时未能恢复,并不像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所说的那样,昭帝时渠犂还在进行屯田。

二、渠犂屯田的重开与扩大在宣帝时

渠犂重开屯田在宣帝地节二年(前 68 年),且规模较武帝时大为扩大。《汉书·西域传下》“车师”条:“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意将免刑罪人田渠犂,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意发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又载:“吉乃与校尉尽将田士千五百人往田”车师。但据敦煌悬泉简,元康三年(前 63 年)四月,“前将军臣增、后将军臣舜、长史臣惠”承制诏为“军司马意、舆校襄”置帛传文书。其中名“意”者非校尉,而是“军司马”,“司马”非姓氏。^① 以此看来,以上所引《汉书·西域传》所言的“意”不是校尉,而应该是军司马。《汉书·郑吉传》:“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犂。”可见,在郑吉渠犂屯田时,此地已无校尉领护屯田,不然就不会由侍郎和军司马来领护了。元康二年(前 64 年),当郑吉率 1500 名屯田卒前往车师屯田时,遭到匈奴骑兵重围,因长罗侯常惠救援而解。此时,“吉乃得出,归渠犂,凡三校尉屯田。”也就是说,渠犂屯田设三校尉不始于地节二年(前 68 年),而是始于元康二年(前 64 年)。渠犂设三校尉,领护“屯田士千五百人”,每校尉领护五百人,这是渠犂屯田达到的最大规模。

但渠犂屯田的这一规模并未维持多久。宣帝神爵二年(前 60 年),随着匈奴日逐王的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被扫荡干净,西域都护得以建立,汉王朝完全控制了西域。汉王朝为了将屯田点向西域扩散,有意减少渠犂屯田的人数,并将渠犂屯田卒派往其他地区屯田,渠犂屯田规模开始缩小。约在匈奴日逐王降汉不久,汉首先徙渠犂部分屯田于比胥鞬。

《汉书·西域传》序:“神爵三年(按:当为“二年”,即前 60 年)……徙屯

^① 吴初襄:《敦煌悬泉简遗址简牍整理简介》,载《敦煌研究》1999 年第 4 期。

田,田于北胥鞬”。据敦煌悬泉简的材料,比胥鞬屯田设比胥鞬校尉领护。^①至此,渠犂当剩二校尉。

又据敦煌悬泉简的材料可见,汉宣帝五凤、黄龙年间(前 57 年~前 49 年),渠犂屯田仅剩一个“渠犂校尉”领护。^②也就是说,此时当有一校尉迁到了车师。至汉元帝初元元年在车师设戊己二校尉,渠犂屯田已不再设校尉领护了。

不过,有的学者认为至元帝初元元年设戊己校尉后,遂罢渠犂屯田,其校尉所率 1500 名屯田吏卒全部转移到车师。如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认为:“至元帝时屯田车师前王庭,方罢渠犂屯田。”其说不确。悬泉简文云:

1. 将田渠犂军候、千人会宗上书一封。初元□……(Ⅱ 90DXT 0216^②:26)

这条简文虽然残缺,但其性质是清楚的,为“将田渠犂军候、千人会宗上书一封”。这仅仅十余字,却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会宗”是人名。“军候”、“千人”是官职。从“会宗”二字前有“军候”、“千人”二官职名来看,当为会宗一人兼有“军候”、“千人”二职。“将田渠犂军候、千人会宗”说明,渠犂设有军候兼千人,将兵屯田。“将田渠犂”是军候、千人会宗的加衔。将田渠犂军候、千人会宗既有单独上书的权力,当为统领渠犂屯田的最高长官。这条简文和渠犂“三校尉”均已迁出的史实说明,在初元年间,渠犂屯田已不设校尉,而仅在渠犂设一军候兼千人领护屯田事宜,其屯田规模已大大缩小。而以车师戊己校尉的设置标志,屯田重心已由渠犂转移到了车师,但渠犂屯田还在继续,并不是已“罢”屯田。况且,既然渠犂原有三校尉屯田的基础,也不必要将屯田的士卒一下撤除干净。

三、渠犂屯田的组织与管理系统

关于渠犂屯田的组织机构及官员设置,文献仅记有使者校尉或校尉。

① 据敦煌悬泉简 II90DXT 0214^③:84A 和 II90DXT 0115^③:35 简,《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北胥鞬”当为“比胥鞬”;“比胥鞬”屯田设“比胥鞬校尉”领护。参见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载《西域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② 参见本文所引敦煌悬泉简及拙作《两汉戊己校尉建制考》(未刊稿)。

但敦煌悬泉简却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简文云：

2. 五凤四年九月己巳朔己卯，县(悬)泉置丞可置敢言之：廷移府书曰，效谷移传马病死爰书：县(悬)泉传马一匹，骠，乘，齿十八岁，高五尺九寸，送渠犁军司[马]令史……

(Ⅱ90DXT 0115③:98)

3. ……驷，乘，齿十八岁，送渠犁军司马令史勋，承明到遮要，病柳张，立死，卖骨肉临乐里孙安所……(A)

(Ⅱ90DXT 0114③:468)

4. □□渠犁□□丞王常、□忠更终罢，给北军，诏□为驾一封轺传，一人共载，有请。甘露□年……谓……

(Ⅱ90DXT0214③:67)

5. 渠犁校尉□□…… (V90DXT1309④:44)

6. 将田渠犁校尉史移安汉□□□送武，军司令史田承□□□□。谨长至罢，诣军以传。诏为驾一封轺传，传乘为载。

(91DXC:59)

7. ……送使渠犁校尉莫(幕)府掾迁，会大风，折伤盖□十五枚，御赵定伤

(Ⅱ90DXT0215④:36)

以上六简，均为敦煌悬泉置接待渠犁屯田官员的记录，反映了渠犁屯田职官设置的一些情况。简2纪年明确，为汉宣帝五凤四年九月十一日。简3无纪年，据张德芳先生考证，大致为汉宣帝五凤、甘露年间。^① 简4为汉宣帝甘露年间王常、□忠两名军吏更尽回返北军的记录。其中第一、二空缺当为“将田”二字，第三、四空缺当为“校尉”二字，第五空缺不易判断为何字。后三简根据同层伴出的纪年简和三简中提供的有关信息，也可判定为宣帝时遗物。^② 从以上六简的记事年代可见，它反映的是渠犁仅有一渠犁校尉

① 张德芳：《从悬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载《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张德芳先生认为，简5、6、7“根据同层伴出的纪年简亦可大致判定为宣、元时遗物”。此说法是根据考古层位作出的判断，当然是可信的，但似嫌笼统。据笔者前考，将田渠犁校尉为汉宣帝五凤年间(前57~前54年)后仅剩一校尉的专称，而至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9年)已不设渠犁校尉。从这三简中出现的“渠犁校尉”、“将田渠犁校尉史”和“渠犁校尉莫(幕)府”等来看，其记事年代当进一步确定在汉宣帝五凤年间至汉元帝初元元年以前。张德芳说见《从悬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

屯田时的官员设置情况,设有校尉、校尉丞、军司马、校尉史、令史、掾等。

那么,这些官员的职级如何呢?敦煌悬泉简又一次提供了有用的材料。简文云:

8. 尚书丞昧死以闻,制曰:可。赐校尉钱五万;校尉丞、司马、千人、候,人三万;校尉史、司马[丞]、候丞,人二万;书佐、令史,人万。 (87~89C:11)

这是一封尚书丞上书中引用的奖赏军功的诏书。《后汉书·百官志》:“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皆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从上引诏书中军功奖赏的等级差别、各职官的排列顺序和《后汉书·百官志》对汉代军制的记载,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一)将田渠犁校尉为宣帝五凤年间至元帝初元以前管理渠犁屯田的最高长官,秩比二千石,开府行事;府置若干曹,设有掾。(二)校尉下当设丞、军司马各一人;丞负责屯田事,军司马负责军事;军司马下有令史。(三)校尉下当有军候,简1提到的“将田渠犁军候、千人”当为西域都护的属官屯田渠犁者。

从文献和敦煌悬泉简材料看,渠犁校尉及其属官来源于中央。上引4简说明,渠犁校尉属官在渠犁服役后要调回北军。据《汉书·段会宗传》,边吏“三岁,更尽还”。如淳注:“边吏三岁一更。”《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中垒校尉既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中垒校尉既内掌北军又外掌西域,渠犁校尉及其属官当由北军派出,服役三年后,再回北军。渠犁从事屯田的劳动者主要是在军事编制下的“免刑罪人”。不难判断,渠犁屯田为军屯性质。

另外,渠犁校尉虽为汉廷命官,但要受西域都护节制。正如《汉书·西域传上》所说:“屯田校尉始属都护。”

四、渠犁屯田的作用和意义

据《汉书·西域传下》“渠犁”条记载,桑弘羊在给汉武帝的屯田建议书中说:“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熟)。”据同传,轮台以东有乌垒、尉犁、渠犁、焉耆诸城国,即现在的库尔勒一带。桑弘羊谓有溉田五千

顷,当指这些城国已初步开发和可供开发的灌溉耕作的土地,五千顷自然不是确数。其中渠犁有溉田多少,更难判断,但当不在少数。今库尔勒一带位于塔里木河中下游冲积平原,全年降水量 40~50 毫米,无霜期 180~210 天, $\geq 10^{\circ}\text{C}$ 积温在 4000°C 左右,气候干燥,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发展灌溉农业,种植粮食作物有良好的自然条件,是新疆的重要粮棉产地。可见,桑弘羊所说不误,渠犁确为宣帝时屯田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所以,宣帝地节二年(前 68 年)一下就投入 1500 人进行屯田。祁韵士《西域水道记》卷 2 云:“玉古尔者汉轮台地,庄南四十里,有故小城,又南二十里,有故大城,又南百余里,尤多旧时城郭,田畴阡陌,畦垌依然,直达河岸,疑田官所治矣。”近年在今轮台东南克孜尔河畔柯克确尔汉代古城附近的红泥滩上,仍可见到沟渠田界的痕迹;沙雅县东哈拉哈塘附近有一条汉代水渠遗址,现仍长 100 多公里,宽 8 米,深 3 米,两旁有汉代城垒和农田遗址。^① 关于渠犁屯田的经济效益,因史书和汉简均未有直接的材料可据,不得而知。但居延新简有关于居延地区亩产和人均生产量的材料。简文曰:

第四长安亲正月己卯初作,尽八月戊戌,积二□□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卅二人,率百廿一人奇卅九人,垦田四十一顷四十四亩百廿四步,率人卅四亩,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②

据上引简文,居延地区屯田卒人均耕田 34 亩,人均得谷 24 石。依此推算,亩产 0.7 石。按每名田卒日食口粮 6 升计算,每年用粮约 22 石,除供应戍卒并部分家属外,所余不多。桑弘羊曾说渠犁一带“田一岁,有积谷”,可见其农业生产条件要比居延地区好,亩产超过 0.7 石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如此,如果单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远在西域进行这种屯田也是得不偿失的。但如果从军事政治的角度来看,其作用却非常重大。

其一,屯田积谷使渠犁成为汉朝和西域使者休憩、补充给养的中转站。西汉自玉门关、阳关通西域有南北两道。北道经白龙堆,到楼兰,直诣龟兹,

① 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载《文物》1975 年第 7 期。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87~88 页。

且可通大宛、康居、安息和犁靬等国。而渠犂为北道的必经之路。有的学者据《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所载统计,西汉一代派往西域的使者提及姓名的有 27 人,先后 30 次出使西域。^① 此外,尚有未提及姓名的使者,这部分使者的出使次数、规模也相当可观。如张骞出使西域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在当时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② 即使按每年五六次来计算,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者次数也是相当可观的。况且,这些使者的出使以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的一段时间为多,走北道的人当不在少数,“其后益习而衰少焉”。可见,《汉书·西域传上》汉开渠犂屯田是为了“给使外国者”的记载是可信的。同时,自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并携乌孙使者返回汉朝后,不断有西域使者往返于西域和汉王朝之间。李广利破大宛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如《汉书·武帝纪》所载:“天汉二年,渠犂六国使献。”此后,前来贡献的西域北道诸国使者也当不少。渠犂屯田也为这些前来贡献的使者的往来提供了方便。应该指出的是,这一作用在武帝初开渠犂屯田时表现的更为充分。

其二,渠犂屯田直接为夺取车师提供了兵谷保障。屯垦戍边,寓兵于农,战时则出兵打仗,平时则耕田积谷。渠犂屯田正是采用的这一方略。正如《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城长国”条所说:“渠犂屯田,欲以攻车师。”《汉书·郑吉传》也载:“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犂积谷,因发诸国兵,以破车师。”可见,宣帝时渠犂的大规模屯田,的确达到了夺取车师的预期效果。

其三,渠犂屯田也是西域都护建立和初期施政的坚强后盾。渠犂屯田自地节二年(前 68 年)始至神爵二年(前 60 年)这近九年时间里,一直保持 1500 人的屯田规模,这是西域都护得以建立的基础。从前述的历史事实看,西域都护的建立,是由侍郎郑吉屯田渠犂打下基础的。《汉书·西域传上》载,“都护治乌垒城……与渠犂田官相近”,也说明西域都护的建立要倚重于渠犂屯田。自神爵二年西域都护建立始,汉王朝即赋予它“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的权力,但这一权力的使用要有坚强的后盾方可,与乌垒城相近的渠犂屯田吏士及其提供的粮秣等物质,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保障作用。但随着汉在西域屯田点的增多,

① 李大龙:《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者述论》,载《民族研究》1990 年第 6 期。

② 《汉书·张骞传》。

特别是车师大规模屯田的开始,规模已大大缩小的渠犁屯田就再也起不到它原来的作用了。

渠犁屯田是西汉王朝在河西屯田取得成功之后,在西域进行的一次试验。因此,它的成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地节二年(前68年)取得第四次争夺车师的胜利之后,汉宣帝显然是被渠犁屯田的成功所鼓舞,及时果断地下诏,让郑吉“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赋予了他更大的使命。于是,郑吉“使卒三百人别田车师”,迈出了扩大西域屯田的步伐。后来,西汉的确除留一军候领属渠犁屯田外,将三校尉转移到比胥鞬和车师,将屯田点布向更广阔的地域。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汉廷曾“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为的是使鄯善王尉屠耆“得依其威重”。但渠犁屯田取得成功后,汉朝又将伊循屯田的规模扩大,并设立伊循都尉领属。^①汉宣帝甘露二或三年(前52年或前51年),汉廷又以辛庆忌为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②与此同时,西汉为了解决乌孙大小昆弥在领民问题上发生的争执,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田乌孙赤谷城”,“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③取得了成功。可以这样说,西域屯田在宣帝时发展这样迅速,是和渠犁屯田取得成功所产生的影响分不开的。曹操在《置屯田令》中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当然,将西域屯田归功于汉武帝不大合适,但说西汉武、宣二帝渠犁屯田的成功对统一和经略西域产生了巨大作用,却并非夸大之词。即使后来的历朝历代,凡是在统一和经略西域方面取得成就者,也无不在屯田方面取得成功。直到今天,屯垦戍边仍是我国巩固和建设边防的重要措施。

(本文原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

① 据张德芳先生考证,新出土的悬泉简中有关伊循屯田的简“大都为宣、元及其以后的记载”。可见,伊循都尉的设置宣帝地节二年之后的可能性较大。张德芳说见《从悬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

② 据张春树先生考证,“此事之年代不载汉书,但知庆忌随常惠以右校丞屯田赤谷城,因战胜乌孙之不从汉所别分民地者而有功,常惠奏之,拜为侍郎,又迁校尉,乃将吏士屯焉耆,然后还为谒者,元帝初乃补金城长史;因此就时间之层次言之,其为校尉屯田焉耆应为宣帝甘露二、三年间事。”此说可从。张德芳说见《古代屯田制度的原始与西汉河西、西域边塞上屯田制度之发展过程》,《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本文所引为抽印本。

③ 《汉书·西域传下》“乌孙”条;《汉书·辛庆忌传》。